

隔与平之间

周璐

银河横亘天际，不过是一条淡淡的光带。古人却从中看见了阻隔，也看见了重逢。

七夕之所以动人，从来不是因为牛郎织女隔河相望的苦——是因为他们终有一日要相见。喜鹊搭桥，星汉可渡。这个节日最深的隐喻，其实就藏在一个“隔”字和一个“平”字之间。

三月，母亲随父亲而去，留下一句“此去不孤，跟随先生翼南”。她一生中最珍视的日子，是1957年8月18日，和父亲初识的那一天。父亲的散文《妻子》中写道：“妻说，这一天决定了她一生的归宿，从此不再有别的选择了。”

有次我和母亲一起看植物画家曾孝廉的专访。他的妻子张赞英在镜头前袒露自己的遗憾和委屈：“如果有来生，绝对走自己的路。”我转头问母亲：“您呢？觉得值吗？”

母亲看着她与父亲合画的《兰菊图》，笑而不语。好像我问了一个根本不需要回答的问题。

七夕前，有一张照片感动了我。医学专家赵洪洋写他父母，一张上甘岭的结婚照。没有婚纱，没有鲜花，母亲侧着头，父亲咧着嘴，胸前别着和平鸽纪念章，身后是渗着水的坑道岩壁。1953年，弹药箱拼成的床，炮声当礼炮，首长一句“祝你们幸福”当证词。谁知道明天还能不能醒过来，可他们在硝烟里许了愿。战后母亲脱下军装去了地方，父亲留在军营，聚少离多。等信，等他休假，等着等着就成了日子。

2021年，赵洪洋的母亲87岁，坐在轮椅上，儿孙的名字都记不清了。轮椅停在上甘岭沙盘前，老人忽然伸出手，颤巍巍地指着那些山头，一个一个念出来：“597.9高地……537.7高地……”清清楚楚。叫不出自己孩子名字的人，把那些地名刻在了骨头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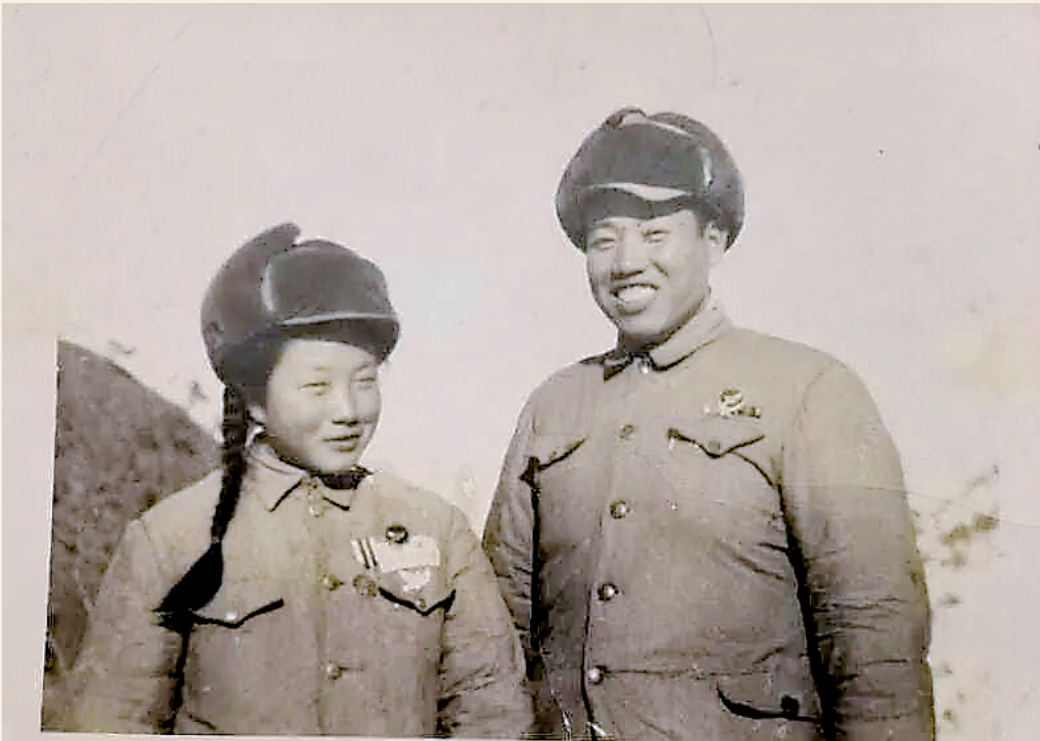
白鹤阿莲娜和阿克的爱情故事很早也读过。阿克年年飞越一万多公里，穿过战火到妻子身边。记得有句评论：“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。”白鹤靠的是本能，基因里带着的。

母亲没觉得自己在牺牲什么。她就是觉得，父亲有他想做的事，她愿意让他去做。他写字，她替他抄；他伏案，她递杯茶，轻轻放下，转身离开。她不会说“我支持你”，但做出来的事，全是那个意思。

人这一辈子会碰上各种各样的“隔”。隔山隔海，隔生死，隔战火。还有一种看不见的隔——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，和最后成了的那个人之间的那一段。张赞英说下辈子要走自己的路，她隔的就是那个没活出来的自己。我母亲呢？她有没有隔着一个“如果”？她从来不答，好像那个“如果”压根没在她脑子里出现过。

父亲的《妻子》里还有一句：“她心里没有自己，只有孩子，只有我。”她在他身后站了一辈子，如今终于可以并肩了。

是为七夕。



坑道里的结婚照(摄于1953年)。

上甘岭的结婚照

赵洪洋

“八一”建军节，翻出父母在上甘岭的结婚照。那时，父亲是十五军的军械干部，母亲是十五军的战地护士。

这是一张拍摄于上甘岭坑道的结婚照。泛黄的照片里，没有婚纱，没有鲜花。母亲侧着头，麻花辫垂在胸前，笑得温婉明亮；父亲咧开嘴，露出两排整齐的牙，目光里全是憨厚幸福的样子。他们倚靠着渗着水的坑道岩壁，身后是炮火犁过的焦土。他们的左胸前，都别着一枚小小的和平鸽纪念章——那是硝烟里，他们对未来许下的奢侈的愿望。

他们的故事，始于一张病床。

那是抗美援朝战场上，美军轰炸机低空掠过，炸弹的尖啸声撕裂天空。父亲在运送物资的途中，汽车被炸弹掀翻，把他摔出好远，他当即昏迷。他被人抬进了十五军四十五师的战地医院。母亲那时才十七岁，穿着略大的护士服，跑前跑后地忙碌。她端着换药盘走到父亲床前——眼前是一个满身血污却依旧咬牙不吭声的志愿军战士。她替他清创、包扎、喂水，一遍遍用湿毛巾擦去他额头的冷汗。父亲醒来时，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双因连续熬夜而布满血丝、却依然温柔的眼睛。在一个活着都算奢侈的战场上，这份无言的照料，成了父亲心里最暖的火苗。

伤愈归队前，父亲鼓起勇气，把自己省下的糖果塞到母亲手里，红着脸说：“等仗打完，我带你回老家。”母亲低下头，长辫子垂在胸前，轻轻点了点头。那时候，谁也不知道仗要打多久，谁也不知道明天还能不能醒来。但在这座流血的医院里，一颗爱情的种子，悄悄发了芽。

后来，他们一起经历了上甘岭最煎熬的日子。

母亲是十五军四十五师的战地护士。上甘岭上战役最激烈的日日夜夜，对她来说是刻骨铭心的。伤兵挤满了坑道，麻药用完了，手术台上，战士咬着皮带、树棍，青筋暴起，却不吭一声。她握着他们的手，感受着他们急促的呼吸，在弥漫着火药和血腥味的空气中，把一具具血肉模糊的身躯从死亡线上拽回来。

有一天，几个满身血污的战士抬着一副担架冲进救护站，嘶哑地喊：“医生！快救救他！我们死了好几个兄弟，才把他抢出来！”当母亲摸到那冰凉的脉搏毫无跳动，撑开眼皮是散大的瞳孔时，她向那几个抬担架的战士摇摇头，露出绝望的神情。几个战士瞬间崩溃了，跪在地上号啕大哭，那是撕心裂肺的哭喊——为了救他，他们牺牲了战友，冲过了炮火，可一切努力，全白费了。

从那以后，母亲和姑娘们再也没人喊过累、叫过苦，二十四小时没有休息时间。她们知道，担架上和抬担架的人，把命都赔在了她们手里。十七岁的母亲，忙着当手术助手，洗纱布绷带，有时医生人手不够，她还要拿起手术刀做清创缝合。后来战事紧张，运输医药物资的战士都调去运送弹药了，这任务又落在了护士身上。冒着炮火，穿越那五百米的封锁线——炮弹在身侧炸开，她扑倒护住药箱，爬起来接着冲。洗纱布时，因极度困乏一头栽进刺骨的河水里，冰冷的水猛地激醒了她，她挣扎爬起来，甩甩身上的水，又跑回手术台。

还有一个细节，母亲从未对人提起，直到晚年才流着泪说出来。战役间隙，她们奉命清理烈士遗体。在收验一位英雄的遗体时，母亲见到了一张皱巴巴的糖纸。据母亲晚年回忆，或许那是他最后的日子，志愿军慰问团送的一块糖，他舍不得丢掉糖纸，也许是战友们送他来时候放在他身边的念想，让他尝尝守护这片土地的甜味。母亲捧着那张糖纸，在战火中沉默了很久。当时她并不知道，这位英雄就是志愿军的特级战斗英雄——黄继光。

而父亲，在另一座坑道。他负责指挥向阵地运送弹药，见过太多战友倒在封锁线上再也沒起来，紧急情况时，他要亲自背负弹药爬向阵地。那些因打光了子弹与敌人肉搏的场面，绞杀着他的心。他送出的每一箱子弹都意味着对敌人的杀伤、对战友的守护，他送出的每一发炮弹都意味着敌人的鬼哭狼嚎和战友们胜利的欢呼。每一次胜利，离他成亲的日子又近了一步。

终于，在炮声最稀疏的一天，他们在坑道里结婚了。没有红烛，没有喜糖，所有的“家具”都是弹药箱拼成的——大箱摞在一起，垫上军毯

是床，再摆两排铺上白布是衣柜。洞外隆隆的炮声权当礼炮，首长的一句“祝你们幸福”当证词。他们相视而笑，在那张泛黄的照片里，母亲侧着头，父亲咧着嘴，胸前别着那两枚和平鸽纪念章，仿佛鸽子正从战争的硝烟中飞出。

敌军退去，山河重光。当闷罐车驶过鸭绿江，他们带着满身风尘，终于踏上祖国的土地。坑道里许下的诺言，熬过枪林弹雨，终于兑现于和平的阳光下。彼时百废待兴，祖国开启建设新征程，军队响应号召开始裁军，大批女兵脱下戎装奔赴地方建设，母亲也在复员名单之中。那时母亲已然怀有身孕——按照政策，只要如实上报，她便可以继续留在部队，各方面待遇都远优于地方。可父亲身为党员干部，理应带头践行号召，支持复员。

战火淬炼出的爱情，从不是儿女情长的卿卿我我，而是家国在前的彼此同心。两个从坑道炮火里走出的人，那个深夜，父亲和母亲相对而坐，父亲的手摊在桌上，母亲的手搭在他的手背上——没有商量，没有争执，只有心照不宣的懂得。

天一亮，母亲隐瞒怀孕的情况去办了复员手续。从此，一个在军营，一个在地方。相隔两地，聚少离多，信，是那段日子里父亲母亲间唯一的桥。硝烟里生死与共的情谊，就这样在信与信之间，长成了平淡烟火里的相守。

他们把在上甘岭学到的勇敢与赤诚，化在柴米油盐里，一点一滴喂进了子女的骨头里。没说教过什么大道理，只是偶尔在饭桌上，父亲会沉默半晌，轻声说一句：“你们今天吃的每一口饭，都是战友们拿命换的。”母亲便在一旁点头，眼眶微红。

待到暮年，病痛悄然袭来。病榻之上，时光将走到尽头。父亲紧紧握住相伴一生的母亲的手。父亲那双历经枪林弹雨的手，此刻微微颤抖。他望着母亲，眼底盛满温柔与不舍——那是一个历经生死、从不在人前落泪的战士，在生命尽头的柔软。我站在一旁，忽然想起他们讲过的那些事：炮火纷飞的坑道、五百米生死封锁线、弹药箱上的婚礼。这一生，他们从战火中走来，在和平里相守，如今山河作证，初心不负。

让我灵魂震颤的，还有人朝参战七十年后的那个瞬间。

2021年，十五军军部邀请母亲参观军事博物馆。那时的母亲，已是87岁高龄，岁月几乎抽干了她所有的力气。她坐在轮椅上，已记不清儿孙的名字，常常对着至亲的晚辈茫然地摇头。我们推着她，慢慢走过那些陈列的枪炮和军旗，她安静得像一尊沉默的雕塑。直到轮椅停在上甘岭作战沙盘前。解说员正要开口，母亲却忽然身体前倾。那双浑浊了多年的眼睛，竟猛地一亮，像擦燃了一根火柴。她伸出枯瘦的手指，颤巍巍地指向沙盘上那些隆起的山头，嘴里清晰地念出：“597.9高地……537.7高地……”一个接一个，干净利落，没有一丝犹豫。

在场的人全都愣住了。解说员惊讶地看向她，随后郑重地点了点头——她说的每一个数字，都分毫不差。没有人知道，这位连自家子孙都经常认不出的老人，却把半个多世纪前那些浸透鲜血的阵地编号，一字不落地质刻在了骨头里。

那一刻，我站在母亲身后，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。叫不出我们名字的母亲，却记得住每一个高地的名字——因为那些数字下面，埋着她亲手包扎过的战友，埋着她抬过担架的兄弟，埋着她和父亲当年誓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书。那是她、父亲及所有十五军官兵用青春与热血守护过的土地，尽管它被打成了一片焦土。

如今，硝烟早已散尽。我常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，母亲的笑脸依旧青春，父亲的眉眼依旧温厚。那些弹药箱、那张糖纸、那副担架、那五百米生死线，都凝固在历史的深处。

但我知道，正是这些血泪的细节，才让那两枚和平鸽纪念章有了真正的重量。他们是在死人堆里相识，在炮火中相爱，在弹药箱上成婚。他们用青春和眼泪，硬生生地在满目疮痍的坑道里，为我们这代人，搭起了一个叫做“和平”的家。而那张皱巴巴的糖纸和87岁老人对着沙盘脱口而出的高地编号，是这个残酷战场上，最让人心碎也最温柔的回响。

赵洪洋：华中科技大学武汉协和医院二级教授、主任医师，硕士、博士生导师。

短视频胀满了手机，

手指一点就会源源而出，络绎不绝。我有时也刷短视频，原本是为了休息放松，打发时间而已，但有的短视频却能让我心中一动，凝心聚神。

有一条短视频，说的是一只白鹤的故事。1993年夏天，外国有一位孤寡老人救下了一只受伤的白鹤，老人帮它养好了伤，但白鹤的翅膀已被铅弹打折，不能飞翔，老人为它在树上搭建了一个鸟窝，每天外出钓鱼，把它当宠物一样养着，还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阿莲娜——显而易见，这是一个人与动物的故事，我们听得多了，但这个故事非同凡响，因为紧接着，另一个主角出场了，它不期而至，带来了故事的第一个转折：某一日，另一只白鹤出现了，它翩翩而至，与阿莲娜交颈欢叫，两只白鹤恋爱了。老人唤阿莲娜的丈夫为阿克，他每天观察着这对鸟夫妻，看着健壮俊逸的阿克从鸟巢外出，给阿莲娜带回鱼虾。很快，阿莲娜生了蛋，它们孵化出了几只小白鹤。阿克整天外出觅食，看着一家其乐融融的样子，老人很欣慰。可是有一天，阿克不见了，它飞走了却再也没有回来。这是故事的第二个转折，阿莲娜眼见着消瘦，焦躁，整天看着天空发呆。老人只好自己重新外出钓鱼，喂养阿莲娜和它的孩子。这个故事很快传遍了四里八乡，所有人都骂阿克是个“渣男”，因为白鹤是一夫一妻的鸟类，阿克不回来，意味着阿莲娜也将绝食而死。老人只能对阿莲娜强行喂食，更加精心地照顾它，带它出去散步。小鸟们也在某一天飞走了，它们长大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就在大家都认为阿莲娜将孤独终身时，一天傍晚，阿克突然盘旋而至，阿莲娜欢腾起舞，它们终于团圆了。有人这才醒悟，原来阿克不是始乱终弃，而是跟随候鸟去了遥远的南非，春回大地，它伤痕累累地回来了。此后每一年的冬天，阿克都要远离，遥远的南非距此地万余公里，阿克与阿莲娜就这样过起了异地恋的生活……

视频只有六分钟，写下来却很长。这样的异地恋生活持续了八年，老人也越来越老，这对白鹤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。每年阿克与阿莲娜重逢的日子，也成了镇上很多年轻人举行婚礼的大喜日子。视频的后面部分信息密度更大，而且出现了更多的转折，令人唏嘘、牵挂和狂喜。简而言之，有一年阿克没有与春天如期而至，人们翘首以盼，老人查阅鸟类迁徙的路径才发现，阿克必须穿越战火纷飞的黎巴嫩，每年都有数百万的鸟类在那里折翼坠落。所有人都以为阿克也遭遇了不测。这时候老人做了两件事，一是给黎巴嫩领导人写信，呼吁他们珍视鸟类，二是在鸟巢上方架设了摄像头，连接到镇中心的大屏上。无数人看着大屏幕，等待着奇迹出现。

又一个转折出现了。屏幕中，阿克出现了！它鸣叫着从天而降，这对鸟夫妻终于团聚。这是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尾，更让人欣慰的是，不久后黎巴嫩确实出台了禁止射杀候鸟的相关法律——尽管无人能证明它与老人的那封信有直接关联，但镇上的人们宁愿相信，是阿莲娜的故事带来了改变。故事的结局圆满至极，令人动容。

这条视频当然有点鸡汤味儿，但它满足了观众多方面的希冀和期待。制作也精致细腻，优美的画面，层层递进的情节，舒缓的音乐和配音，与一连串精妙的细节相呼应，相得益彰，恰到好处。老人在给黎巴嫩领导人写信时，用的是阿莲娜的羽毛，仅仅这个细节，就令人过目难忘。结尾的高潮处，阿克翩翩而至，阿莲娜展翅相迎，画外音说：“虽然遍体鳞伤，但他真的回来了！”字幕上出现了一行字：“所爱隔山海，山海皆可平”，这深深触动了

据说这条视频传遍了半个地球，具体有多少人看过，因为版本太多已经无法统计。我把视频发到了我的研究生群里，要求学生们谈谈看法：你最被触动的是什么？如果要求你以此为素材写篇小说，你的观点、视角在哪里？我提醒他们，这个视频故事已经存在，而且质量很高，你的小说如何能做到与众不同？

学生们读的是南京大学创意写作专业，他们很认真，也很聪明，他们显然浏览了视频下面的跟帖，力争做到别出心裁。关于人与动物、战争与生态、爱情与责任等等，他们都有所感悟，有个同学还引用了古诗，“问世间情为何物，直教生死相许。天南地北双飞客，老翅几回寒暑。”他们对爱情的敏感已十分理解。略有遗憾的是，都不够新颖，更谈不上独特。好在我只是抛出一个问题，我知道我不应该给出答案，因为本没有答案。但是，我得承认，这条视频激发了我的思维，视频结束时，我立即想起的，就是我曾经拥有过一支气枪，小时候在家乡的竹林里，手起鸟落，不知道打下过多少鸟。那时候练出的枪法，在后来的实弹打靶中让驻地的营长惊愕，现在想来实在是罪过，只有羞愧。这也许是人与动物的区别，人会反思，但动物不会。它们依仗的是本能，而本能顽固，简直是坚不可摧的。

我一直认为，要写好人，就要特别注意动物。狮群、蜂群的组织形态，与人类社会的社会性非常相似，据此，我们可以发现人在社会中的很多行为密码；而独居动物譬如老虎，人类戏称的“一山难容二虎，除非一公一母”，其实也显现出某种人类学意义。我们在观察动物，动物又何尝不在观察我们？子非鱼安知鱼之乐，这句话证明了我们早已注意到动物视角，狗眼是不是看人低，我们并不确知，但在猫的眼睛里，我们是一群奇怪的两脚怪兽，而且动作极其迟缓，却是有科学依据的——猫的敏捷度是人类的九倍，它们当然觉得我们笨拙。

电影或者短视频的诞生，远远晚于文字，它信息密度大，表现手段丰富，直观而且刺激。但文字自有它的不可替代性。就说这条短视频吧，它很成功，但我们依然可以创造出更深入的文学作品。阿莲娜的故事是感人的，但我觉得其意义远远没有穷尽。看完视频，我放下手机，第一反应是，阿克被忽略了。它先是被误解为渣男，后来又被平反了，它用飞越一万多公里的归来证明了它是一个忠贞不渝的情种。但或许没有人真正理解了它的悲哀。本能，是的，就是本能，是基因刻下的印记。冬去春来，北往南归，它是一只候鸟，它就无法违背基因，正如它是一只鸟，它也就无法抗拒基因的传承义务，它必然会遇到一只雌鸟，它一定会恋爱，它遇到了阿莲娜，于是就有了阿莲娜与阿克的故事。

基因的密码，在动物身上是习性，对人类而言，那就叫人性。阿克只是在飞，是我们从它的翅膀上，读出了宿命、忠贞和爱情。

朱辉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中宣部文化名家暨“四个一批”人才。著有长篇小说《万川归》《我的表情》《牛角梳》《白驹》《天知道》和中短篇小说集十余部，已出版《朱辉文集》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汪曾祺文学奖、百花文学奖等奖项。

候鸟的爱情

朱辉

